



幽雅阅读丛书

生命清供

国画背后的世界

朱良志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生命清供

国画背后的世界

朱良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清供——国画背后的世界 / 朱良志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5.8
(幽雅阅读丛书)

ISBN 7-301-09229-6

I. 生… II. 朱… III. 中国画—鉴赏 IV. J21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59089 号

书 名: 生命清供——国画背后的世界

著作责任者: 朱良志 著

丛书策划: 杨书澜

责任编辑: 舒 岚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9229-6 / G·1527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>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

电子信箱: zonghe@pup.pku.edu.cn

书籍设计: 北京永乐时代营销策划有限公司(史 诺 张 剑)

印刷者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72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本 12 印张 208 千字

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幽雅阅读

北京大学副校长 吴志攀

一杯清茶、一本好书，让神情安静，寻得好心情。

躁动的时代，要寻得身心安静，真不容易；加速周转的生活，要保持一副好心情，也很难。物质生活质量比以前高多了，精神生活质量呢？不一定随物质生活提高而同步增长。住房的面积大了，人的心胸不一定开阔。

保持一个好心情，不是可用钱买到的。即便有了好心情，也难以像食品冷藏保鲜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高兴的方法：在北方春日温暖的阳光下，坐在山村的家门晒太阳；在城里街边的咖啡店，与朋友们喝些东西，天南地北聊聊；精心选一盘江南丝竹调，用高音质音响放出美好乐曲；人都回家的周末，小孩子在忙功课，妻子边看报纸边看电视，倒一杯清茶，看一本好书，享受幽雅阅读时光。

离家不远处，有一书店。店里的书的品位，比较适合学校教书者购买。现在的书，比我读大学时多多了。书的装帧，也比过去更讲究了；印书的用纸，比过去好像也白净了许多倍。能称得上好书者，却依然未让人感觉到多。一般的书，是买回家的，好书是“淘”回家来的。

何谓要“淘”的好书？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依我之管见，书者，拿在手上，只需读头几行，便会感到平稳，心情如平静湖面上

无声滑翔的白鹭，安详自在。好书者，乃人类精神的安慰剂，好心情保健的灵丹妙药。

在笔者案头上，有一本《水远山长——汉字清幽的意境》，称得上好书。它是《幽雅阅读丛书》中的一本，作者是台湾文人杨振良。杨先生祖籍广东平远，2004年猴年是他48岁的本命年。台湾没有经过大陆的“文革”，中国传统文化在杨先生这一代人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中一直传承下来，没有中断，不需接续。

台湾东海岸的花莲，多年前我曾到访过那里：青山绿水，花香虫鸣。作者在如此幽静的大自然中写作，中国文字的诗之意境，词之意趣，便融入到如画的自然中去了。初读这本书的简体字书稿，思绪不觉随着文字，带到山幽水静之中。

这套书的编辑杨书澜女士邀我作序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机缘，步入这套精美的丛书之中，享受作者们用情感文字搭建的“幽雅阅读”想像空间。这套书包括中国的“瓷器”、“书法”、“国画”、“建筑”、“园林”、“家具”、“服饰”等多种，每种书都表达出独特的安逸氛围。但整套书之间，互相融合，通览过来，如江河流水，汇集于中国古代艺术的大海。

笔者不是中国艺术方面的专家，更不具东方美学专长，只是这类书籍不可救药的一位痴心读者。这类好书对于我，如鱼与水，鸟

与林，树与土，云与天那样，在生活中，我如果离开东方艺术读物，便会感到窒息。

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诗、书、画、房、园、林、服饰、家具，小到“核舟记”之精微，细到纸张般景德镇薄胎瓷碗，久远到敦煌经卷上的唐墨的光泽，幽静到杭州杨公堤畔刘庄竹林中的读书楼，一切都充满着神秘与含蓄之美。

几千年来古人留下来的文化，使中国人有深刻的悟性，有独特的表达，看问题有特别的视角，思考问题时，有不同于西人的简约。中国人有东方的人文精神，有自己的艺术抽象，有自己的文明源流，也有和谐的生活方式。

西方人虽然在自然科学领域，在明清时代超过了中国。但是，他们在工业社会和后现代化社会，依然不能离开宗教而获得精神的安慰。中国人从古至今，不依靠宗教而在文化艺术中，获得精神安慰和灵魂升华。通过这些可物化可视觉化的幽雅文化，并将它们融入日常生活，这就是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。

难道不是这样吗？看看这套书中介绍的中国家具，既可以使用，又可作为观赏艺术，其中还有东西南北的民间故事。明代家具已成文物，不仅历史长，而且工艺造型独特。今天的仿制品，虽几近以假乱真，但在行家眼里，依然无法超越古代匠人的手艺。现代

的人是用手做的，古代的人是用心做的。

当今高档商品房小区，造出了假山和溪水，让居民在窗口或阳台上感受到“小桥流水人家”，但是，远在历史中的诗情画意是用精神感悟出来的意境，都市里的人难以重见。

现代中国人的服饰水平，有时也会超过巴黎。但是，超过了又怎样呢？日本人的服装设计据说已赶上法国，韩国人超越了意大利。但是，中国古代服装特有的和谐，内在的韵律，飘逸衣袖，恬静配色，难以用评论家的语言来解释，只能够“花欲解语还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”。

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，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自己的文化。年近花甲的韩国友人对笔者说，他解释中国的文化是“所有该有的东西都有的文化”，美国文化是“一些该有文化的东西却没有的文化”。笔者联想到这套《幽雅阅读丛书》，不就是对中国千年文化遗产的一种传播吗？感谢作者，也感谢编辑，更要感谢留给我们丰富文化的祖先。

阅读好书，可以给你我一片幽雅安静的天地，还可以给你我一个好心情。

2004年12月8日于北大蓝旗营

目 录

- 引 子(1)
- 一 秋江待渡(2)
- 人需要彼岸,一个理想的地方,一个能安顿性灵的场所,人在对彼岸世界的期望中活着。人的期望是提升性灵的重要动力源泉。生命就是一种等待,理想就是一种性灵的约会。
- 二 生命清供(12)
- 在陈洪绶画中反复出现的清供中,总是少不了梅花和红叶,梅花象征高洁,而红叶象征着岁月飘零,时光是这样轻易地将人抛弃,而人却执着地留连着生命的灿烂。
- 三 新桐初引(24)
- 清的灵魂,雪的精神,在中国画的灵囿中荡漾。在中国传统绘画中,这样的清清世界太普遍了,绘画是画家灵魂的香宅。
- 四 暮鸦宾鸿(36)
- 暮鸦是黑色的,宾鸿是白色的,黑白世界,在中国艺术家看来,意味着无色。飞翔于天际的暮鸦与宾鸿,虽然它们是天地间一群“寄儿”,但当它们汇入冥色的世界时,它便与这世界同在,俯仰于永恒的宇宙,便拥有了从容。放旷世界,哪个天际不是家!





五 好雪片片(46)

大雪飘飞，皑皑一片，它使人忘记尘世的烦躁，产生超越的感觉；雪是干净的，在雪中，我们似乎将心灵洗涤了一番，雪是清淨身；雪是冷寂的，和这个充满戏剧般喧闹的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在雪中，人们获得深深的安宁。



六 山静日长(57)

在静寂中自有天地日月长，静寂不是外在的安静，而是深心中的平和。画家在静寂中，忘却了时间，与天地同在，与气化的宇宙同吞吐，与水底行云自在游。



七 苇岸泊舟(66)

夜深人静。冷月高悬，寂寞的秋江上悄无声息，一切的喧嚣都远去，一切争斗都荡尽，小舟静静地向前，偶尔激起的流水声，像是和人絮语。忽而有夜鸟掠过，留下它悠长的叫声，更衬托这江夜的空明和静寂。



八 落花时节(77)

人似乎总与黑暗中一种不明力量在斗争。存在的总是残破，美好的总伴着幻灭，握有的又似乎没有。满目山河空念远，落花风雨更伤春，像唐寅、沈周这些旷世才子，面对着落红点点，面对着空荡荡的宇宙，他们又如何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呢？

九 寒潭鹤影(86)

中国画家将世界虚化，持实成虚，蹈光蹑影，中国画充满了太多的梦幻空花、苔痕梦影。那云烟缥缈、雾霭蒸腾的画中藏着的是不粘不滞的哲学深心，画家作画要画出世界的“戏影”。



十 潇湘八景(98)

画家以渔歌唱晚的方式，唱出了陶渊明田园牧歌同样的旋律。它不是庙堂里的陈词，不是古寺里的幽歌，它所反映的是平民的生活、平民的乐趣、平民的悲忧，它所表现的是一个通灵透彻的玉世界。



十一 口如扁担(110)

南海之帝儵和北海之帝忽去拜见中央之帝混沌，混沌对他们很好，儵与忽就商量报答，他们觉得人有七窍，能看、听、吃、闻，混沌没有，就为他凿，每天凿一窍，七天后，混沌被凿死了。混沌是“一”，儵与忽是“二”。“二”是浑成世界的死亡。



十二 秋月正孤(129)

八大山人画一孤鸟，一足单立，身体前倾，几乎颠而倒之，但将倒而未倒，翅膀坚韧地举，尾巴用力地伸，全身的羽毛也几乎立起，以此来保持着平衡，还有那倔强的脖子，不屈的眼神……这一切都给人凛然不可犯的强烈感觉。





十三 乾坤草亭(144)

宇宙、乾坤，说其大；小亭、小舟，言其小。在小亭中有囊括乾坤的期望，在小舟中有包裹江海的用思。小，是外在的物；大，是内在的心。从物上言之，何人不小！但从心上言之，心可超越，可以飞腾，可以身于小亭而妙观天下，可以泛小舟而浮沉乾坤！



十四 明河见影(156)

一念心清净，处处莲花开。无心于万物，才能真正放下。心灵如镜子，镜子脏了，再干净的世界看起来也是脏的。将灵府打扫干净，才会有白色的莲花开放。



十五 云烟缥缈(165)

中国山水画是在做一种云烟的游戏，云烟是山水的精华、山水的灵气，没有云烟，山水就失去了灵魂。画出云烟缥缈之态，就是画出造化之真气。

《幽雅阅读丛书》策划人语(178)

引 子

石涛说：“呕血十斗，不如啖雪一团。”这话很有意思，可以说是这位独创派大师一生绘画实践的总结。呕血十斗，是技巧上的追求；啖雪一团，是精神上的超升。技巧是作画之必备，绘画当然需要呕心沥血的功夫，但一个成功的画家不能停留在技巧的追求上，而应超越技巧，由技而进于道。因为中国画强调的是“心印”，绘画的空间形态是心灵的显现。绘画不仅靠“学”，还须靠“养”。绘画成功的关键不是知识，而是智慧，是独特的精神境界。所以，养得一片宽快悦适的心灵，就像石涛所说的吞下一团洁白的雪，以冰雪的心灵——毫无尘染的高旷澄明之心——去作画，乃作画所必须。

一片山水就是一片心灵的境界，一朵水仙也映照出画家的魂灵。中国画形式本身只是一个引子，一个导入到它内在丰富意味世界的引子。这本有关中国传统绘画的小书，不是专门性的绘画研究著作，而是想透过中国画的外在形式，走到它的背后，去揣摩那里所深藏的画家心灵的隐微，那些曾经感动过画家的幽深生命体验。呕血十斗，不如啖雪一团，有雪才会有心中之妙，才会有画中之美。血红而雪白。在雪的高明清远中，方有血的悸动和温热。我这本小书其实就是为妙雪而作。

一、秋江待渡

元代画家钱选有《秋江待渡图》，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画面中间部分是如镜的江面，空阔渺远；远处乃是绵延不绝的群山；近处，红树一簇，树下有几人引颈眺望，而江面上隐隐约约有一叶小舟，那就是待渡者的希望。江面空阔，小舟缓缓，似渺然难见，它和人急迫的等待之间构成强大的情绪张力。正是眼前渺渺秋江阔，隔岸扁舟发棹迟。钱选于上题诗道：“山色空濛翠欲流，长江浸彻一天秋。茅茨落日寒烟外，久立行人待渡舟。”

钱选少有高才，为南宋进士，和赵子昂同列著名的“吴兴八俊”之中。入元后，朝廷征召前朝遗逸，赵子昂被招进京，成赫赫功名，而钱选则龌龊不合，绝然隐居山林。那是一个被扭曲的时代，元代统治者将当时的人分为四等：一等人是蒙古人，二等人是色目人，三等



钱选 秋江待渡图

人是北方汉人，四等人是南方汉人。钱选就是这样的四等人。对前朝的眷恋，不正当的文化歧视，肮脏的社会现实，使得有很高修养的钱选痛苦而压抑。但在这时，山林陪伴着他，道禅哲学陪伴着他，艺术陪伴着他。他的画中渗透了灵魂拯救的意味。

这幅《秋江待渡图》，就是他隐逸中的作品。待渡，在中国山水画中是常见的题材。凭舟而渡，是古代人主要的交通方式，尤其是在南方的水乡泽国。落花寂寂啼山鸟，杨柳青青渡水人，是画家喜欢画的内容。在钱选之前，就有很多人画过待渡的场景。王维有《雪景待渡图》，董源有《雪浦待渡图》、《夏景山待渡图》、《潇湘图》，关仝有《山溪待渡图》，李成有《密雪待渡图》，许道宁有《秋江唤渡图》、《秋山晚渡图》，等等。在钱选的同时代，盛懋也有《秋江待渡图》，此图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，是元代山水画的杰作之一。但钱选画来却有自己的理解，他虽然画的是现实世界的渡，其实昭示的是精神上的渡，与盛懋的《秋江待渡图》有明显区别。盛懋的那幅名作画的是秋风萧瑟下，陂岸上高树当风而立，树下两人席地而坐，等待渡河，笔致老辣，风味清幽，它与传统山水画追求的意境是一致的，在于静谧、空灵、悠远。而钱选的这幅作品除此之外，却寄寓更深的生命体验。画家极力构造一种空灵迥绝的世界，表现人们精神的“待渡”——画家以为，在这喧嚣的尘世，有谁不是等待渡河的人呢！

近景处画红树一簇，尤其耀眼，它从整个画面中突出出来，虽

不在画面的中心，却是这幅画最重要的“点醒处”。从表面上看，我们可以说，这并非红树，而是如血的晚霞所映照的。而当我们联系到红树下的人，联系到这人在红树下“久立”，他盼着离开这红树，离开这个狭窄的空间；同时，我们再考虑到一江相隔的此岸和彼岸，我们就知道，画家在这里显然别有寓意，他是以红树象征莽莽红尘，将等待象征着性灵的腾迁，将待渡的过程象征着人的精神期盼。行人目断东南山，这方位也有讲究，东南自是神仙窟，岂可一点尘埃飞，那是仙灵的世界。

渡，就是度。在外者为渡，渡河的渡；在内者为精神的度，度到一个理想的世界中。在佛教中，“度”之一字，非常重要。佛教有六波罗蜜之说，一布施，二持戒，三忍辱，四精进，五禅定，六智慧，也就是六度。度，就是到彼岸。佛教中说摩诃般若波罗蜜，南宗禅的圣经《坛经》通篇就是讲人怎样达到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摩诃是大，般若是智慧，波罗蜜是度到彼岸，



钱选 秋江待渡图（局部）

它的意思就是以大智慧度到彼岸。在佛门，入佛的弟子要发四大弘愿，即：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第一就是度，不仅要度自己，更重要的是度众生。据说南宗禅的六祖惠能接受弘忍的衣钵，弘忍让他快快离开东山，于是一直送他到九江，在九江渡口，二人上船，惠能说：“我来渡（划船）。”弘忍说：“还是我来渡你吧。”意含师傅度他到彼岸。度尽一切众生，众生有一不成佛，则我也不做佛。这是何等的境界！佛的境界，对我们世俗之人也有极大启发。

不仅是在佛教，每个人其实都是需要“度”的，灵苇一片，渡出苦海。“度”到彼岸，是人永恒的愿望，当然这彼岸不一定是佛教的天国。人的生命的脆弱和短暂，人生的争斗，人因生活所带来的烦恼，等等，总是在缠绕着人。人需要到彼岸，一个理想的地方，一个能安顿生命的场所，哪怕是短暂的、虚幻的，这样的期望其实是人人皆有的。人是在对彼岸世界的期望中活着。人的期望是提升性灵的重要动力源泉。政治家有自己的理想国，商人有自己的理想市场，庄稼人有自己秋后的期待，作为一个人（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），原都有理想，有向往，有等待，生命就是一种等待，理想就是一种性灵的约会。生命短暂，希望长久；人生灰暗，希望光明朗照的理想天国；人世充满了太多的不顺心、不满意，希望渺不可及的宗教境界；人生如此喧嚣，希望那宁静的空间……没有人不是“待渡人”，期望被

“渡”，等待机缘来“渡”。

钱选这幅画画的就是这种性灵的约会。

画家将这样的精神期许放到夕阳下的空阔江面来处理，诗意的气息氤氲其中。久立的待渡人，缓缓地来渡舟，无限空阔的江面，将人们的期许放大，拉长。而最要命的是那彼岸世界的山林宅宇，那样的缥缈，那样的宁静，那样的神奇而不可蠡测。那里有无限的可能性，那是一个渺不可及的世界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它所传达的精神与《诗经》中的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的期待同一机杼。

此画突出了“客心”，所谓客心茫茫愁欲断。待渡人，是因有欲归处，此处不是栖息地，但有灵囿待此人。寄尘于世，何人不是“寄儿”，都是这浩淼宇宙的匆匆过客。这画中就包涵着客中思家的浓浓思念。人在路上，独客苍茫螺江上，身



盛懋 秋江待渡图